



丁未六月印行

陽明先生集要三種

第三冊 明明學社藏版

陽明先生經濟集目錄

卷五

巡撫江西

告諭軍民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再批追徵錢糧呈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計處地方疏

水災自劾疏

賑恤水災牌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申明南贛鄉約



申諭十家牌法

又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議處官吏廩俸

勦平安義叛黨疏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

告諭頑民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四乞省葬疏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附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辭封爵普恩賞以章國典疏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章國典疏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陽明先生經濟集 卷五 目錄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五

施四明先生評輯

邑後學

黃璋稚圭
朱培行仲暉 謹校

告諭軍民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爲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可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甯之苦。卽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甯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甯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是欲速之
使去也
之悽慘悲
感不減楚
歌

京邊官軍。從親征而來。實滋騷擾。先生此諭。不得已之情。見乎詞矣。觀者自當感泣。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恭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剋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叅拿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卽查前項布價。并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及查報不實。未便。

貢獻鎮守。此例一開。貽害旗軍不小。先生嚴行禁止。固是惜軍至意。然使胸中有一鎮守。便畏縮而不敢行。於此足以見先生之品格骨力。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科道等官。奏奉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司官。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朝廷之深恩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恒之所發。小民莫不歡忻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況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歛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國爲民。自行任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府州縣。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朝廷失信。實緣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

乃見撥當

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廿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由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甯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甯王誅求無厭之惡。繇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

痛定思痛
覺更不可
忍

是一幅流
民圖

捐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繇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

縱橫開闔
趨寫曲盡

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剗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尙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興怒。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給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諭之而益嘔。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鬻肉以啖口。口未

惜小費以
貽大憂壞
天下事大
率類此

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咨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亦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易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

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婉轉剴切。談民疾苦處。令人心惻。談利害處。令人神竦。真是大儒救世文章。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甯。故文帝以蠲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甯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賣。或因官本准拆。或摭別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一遭其毒。卽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卽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甯。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

燭奸。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委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甯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濶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簡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攻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安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及照一

此必然之
理非危言
以動主聽
者

處置得宜

一舉而官
民兩利

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于舖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舖。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審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舖衙門。餘外無礙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

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產。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惟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定難之後。復清還百姓之業。又變賣逆產。抵完民糧。使民無誅求之苦。是出於真實愛民之心。彼搜刮地方之餘利。以奉上者。終是爲功名之心所使。

水災自劾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謬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

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爲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穩連年。口加賑恤。尙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悵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尙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繇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繇是日深。臣之大罪一

自劾而兼
以匡救忠
愛之至

此朝臣之
通病先生
意在用規
然直引爲
己罪雖有
忌嫉之者
無所用其
激詞

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庭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以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賑恤水災牌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黃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大施賑恤。急救生靈。流移等情。看得洪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

實惠
真是仁心

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各委佐貳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掌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踴紛爭。爲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即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饑。專以踏勘水災爲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略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浩冊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取罪不便。

每見賑饑。徃徃猾胥積甲。朋比蒙報。官粟盡充奸蠹之腹。而饑民與賑者。十無一二。卽與賑者。令其携妻挈子。領糧就食於官。將饑者殆於路。是賑恤皆空文也。如先生此牌。有司眞實奉行。方有實惠及民。可見胸中有大

經濟者。方能實究不忍人之政。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叅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三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卽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爲償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筭。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

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牘。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叅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叅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償。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箭。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

功令之不
信自昔已
然

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僞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
旁郡。恐其扇惑。卽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
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旣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
然而小民不卽離散者。以臣旣爲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能免其租
稅。尙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
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
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略言之。百姓
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爲寇。弱者匿而爲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爲魚
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旣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
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奏免租稅爲言。百姓聞胥胥。謂命在旦夕。不能
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尙恨其無以
賑之也。已而旣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
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旣有前奏。則賦

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脇。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

此與汲長
孺矯詔發
倉無異然
時事至今
日固有難
言之者

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繅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剗而取之。忍心者尙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洵洵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膏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甯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怒之言。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貸。或教之典折。忍心於捶骨剗脂之痛。而腴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

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窺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

從青災肆赦之典寬而有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繇於臣。卽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豪傑任天下事。功罪利害。皆當引爲己責。近日地方官。遇有一不便身圖之事。便上下推諉。讀此當一汗。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及遠近軍民人等。地方不幸。近遭大變。加以師旅征輸。人民困苦已極。官府思欲休養賑恤。而無其繇。近聞漁戶人等。曾被甯王驅脇者。慮恐官府追論舊惡。心不自安。徃往廢棄生業。詢其所以。皆繇讎家煽動。意在激使爲惡。因而陷之死地。以快其忿。不知朝廷已屢有榜文。凡被甯賊驅脇者。一概釋而不問。况訪得安義等處漁戶。各係詩禮大家。素敦良善。雖或間有染非辟。及爲王府所脇誘者。然鄉里遠近。自有公論。善惡終不可

混。近據通判林寬稟稱各戶痛懲既往。已將漁船拆卸。似此誠心改行。亦復何所憂懼。爲此特仰南康府通判林寬將本院告諭真寫翻刊。親齎各戶。逐一頒諭。務使舍舊圖新。各安生理。不得輕信人言。妄有疑猜。自求罪累。其素敦詩禮良善者。愈加勸勉。務益興禮讓。講信修睦。以爲改惡從善者之倡。族黨之中。果有長惡不悛。不聽勸諭者。衆共拘執送官。明正典刑。以安善類。毋容萑莠。致害嘉禾。若舊雖爲顯惡。今能誠心改化者。亦不得懷記舊讎。撻求羅織。激使爲非。事發究竟。責有所歸。嗚呼。民吾同胞。不幸陷於罪戮。惻然尙不忍見。豈有追尋舊惡。必欲置之死地之理。本院舊在南贛。曾行十家牌式。軍民頗安。盜賊頗息。除各該地方。行分巡分守官編置外。前項漁戶人等。就仰通判林寬照式。逐一編置。務在着實舉行。以收成效。特茲告諭。各宜知悉。漁戶人等。原爲逆濠所迫。脇鄱陽一戰。殺戮已多。大創之後。自應曉諭。以安其心。

南贛鄉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繇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嘗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繇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繇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三人爲約副。又推公直

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康幹者。四人爲知約。禮義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部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逐日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太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理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亦猶行古
之道也

小民往往
因小忿欲
報以致陷
身不義故
有司不可
視為細故
急與理直
之乃以清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于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庄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徃徃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庄。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還。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明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徃徃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賣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齋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徃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卽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

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當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卽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酌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忤。

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何如。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趁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之席。酒復三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

十家牌防
閑之密社
學教諭之
蒙至講鄉
約則懲惡
勸善兼之
而精察織

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化民成俗之方。莫善於此。然必要先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若徒借此爲繩民之具。民反有持以議上者。無怪近世之行而罔效也。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卽當究治。尙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

密極矣三
者缺一不
可也

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併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卽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反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

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消。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將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爲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脇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各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卽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

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卽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議處官吏廩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繇。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已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徃徃狼狽纏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旣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

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得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日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觀此。知近日捐助捐柴薪之議。拂人情。損政體多矣。

勦平安義叛黨疏

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

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鞠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勅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脇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兇。鄱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略。首事緝捕。雖有小衄。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盜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

千戶馬喜。新建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錠。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恒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錄。而人知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修築縣城。尤爲便益。緣繇。同查過功次文冊。關繳到司。備繇。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等。伊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槍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劫去楊華五等。并原

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舖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本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辯。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即遵照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逆黨劉言、陳賢等。供攀不已。朝

此是根本
之者

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略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橋一身。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爲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効款。自相分別。洗滌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畧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衝縣劫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尙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畧同。准依所議。姑且未卽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脇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卽將各犯背叛情繇。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

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擄船奔入鄱陽湖。欲卽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蹤。設法勦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劫。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

之人。各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蹤。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內支給。及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良善者。遵照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吏兵人等。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支剩軍餉銀兩。除已犒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修築該縣城垣支用。擒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兇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劫遠近。既積有世

代。比復興兵助逆。脫漏誅殄。略無悔創。乃敢攻縣劫獄。聚衆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掃滅。在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司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勳、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效命。并力於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錄。臣守仁臥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始則因善良未分。不忍概加誅戮。既因其入湖。則急下手。進退遲速。俱得其宜。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

照得安仁餘干。各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近往東鄉。逃避山澤。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卽其罪惡。俱合誅夷無赦。但本院撫臨未及。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民頑梗。尙未編查。若遽行擒勦。似亦不教而殺。爲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俸。督同東鄉縣知縣黃堂。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干縣知縣馬津。

親詣各民村都。沿門挨編。推選父老子弟知禮法者。曉諭教飭。令各革心向化。自求生路。限在一月之內。仇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逋者歸其負。罪者伏其辜。具繇呈來。仍舊待以良善。若過限不改。不必再加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即便密切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編查家甲。原是善政。近日之鮮效者。止因地方官憚勞。不肯親詣挨編。輒委衙佐。漏富欺貧。徒滋一番騷擾耳。必如諭始得。

告諭頑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卽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勦平閩廣湖郴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

何以爲國。欲卽發兵勦捕。顧其間尙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旣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旣成。尙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卽宜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負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尙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

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尙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新齋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蓋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劫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甯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興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擄匹雛。爾輩縱頑梗兇悍。自視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齏粉爾輩。如几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

有先生之
威嚴又有
先生之處
處方能行
此

於此。天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值。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積頑之民。不容示以姑息。故此諭專在懾之以威。然開導真切。俟其省改。不殺之威。正所以成其大仁。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云。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撫都御史秦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

是道傍之談。似此徃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卽今徵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督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終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都岡若干。湖廣於筲籬立縣。都岡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躲。若何區處。盜賊彼時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守備等官。約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繇開詳。以憑覆奏。毋再推延執拗。致有他虞。斷行叅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凡平山寇。設立縣治。此是第一要策。然地方交界處所。每苦割地之難。議論不齊。多費調停。大概如此。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十六年

據整飭郴桂衡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奏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宜章者。撥與該圖領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陽者。原議候設立大堰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頂種。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玘。再行踏勘計處。一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便撫禦。最爲緊要重大。縣所既設。則更番有所歸着。哨營可以掣散。至於添屯堡。處巡司。併縣堡。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卽臨勘。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事之心。蓋因比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委官。止有同知魯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自約會廣東各

必各捐去
成心共念
地方爲念
方能成事
委如所言

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屯所事宜。查議。除行同知魯玘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等因到院。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云云。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搪塞。去後。今呈前因。恭照前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勅旨。別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却乃因循二年之上。尙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玉。久負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績。爲此仰抄案回道。卽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繇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羣策畢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仍蹈前轍。未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陰遣元亨
乃先生大
作用大妙
機非元亨
之及禍則
一番苦心
幾乎泯滅
於後世矣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甯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爲曲突徙薪之舉。則旣無其繇。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諭。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爲禦備。本生旣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旣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勦。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讎憤。且本生旣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

正。王春之流。宸濠曾有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讎妄指。蓋有不待辯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隸。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讎。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既釋。或以爲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甯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筭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參酌相同。

爲此仰抄案回道。卽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饋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該道面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鈐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朋夥喧譁者。訪出緝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醫驗。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拿獲。首送該道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

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鬪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拿問。不許縱容爭競。囂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誤。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砲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細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辯別。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着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不恕。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擲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拿來。用一百
觔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個月。滿日。網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
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
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大凡軍令要明白簡易。使下可遵。簡練之法。無加於此。

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
疾赴閩。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
遭值甯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方面
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
之圖。俟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
爲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尪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

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竊王逆黨。皆已仰賴皇上神武。廟堂成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

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齋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明旨。臣且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噴。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爲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卽當奔走赴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肅齋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席。思臣一見。晝夜涕

數語可爲
事君父者
法

淚。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尙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旣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甯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爲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危病篤。若此。尙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尙可以爲子乎。不可以爲子者。尙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銜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

訴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罪候命外。緣係四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情辭懇至。固出於至性。然歛德避難。亦時事不得不然。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聖主在上。澤墜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剗滌兇穢。復祖宗之舊章。弔黎元之疾苦。任賢條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歡欣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則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位大臣。

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訾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畧。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時一覩聖顏而不獲。則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繇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洵洵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宮禁所宜。況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

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卽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繇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元默。以養天和。正關雎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繇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修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言言匡救。段段引咎。深得諫體。讀之。知賈長沙終是學問涵養未到。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縉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各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有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授命。同舟共艱。稍須宏濟。卻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愴而俱是。絲衷之談。比尋常虛畫體面者。迥然不同。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奏。爲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

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爲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爾部裡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知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清顯。謬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甯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掎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旣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

當時廟堂諸臣能先事慮思爲封禪變人而處定起近日常議設有總督亦方設總督亦議方設總督亦議若呼奔救於時雖長年三老亦安所哉

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陛下陳其實。夫甯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甯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容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尙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猖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似、劉守緒、王

可恨

以忠受誣
千古共憐

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鄭守益。御史張鼇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尙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效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甯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讎。抱冤齎恨。實繇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

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尙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爲。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齎身粉骨。亦無以報。謬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繆曠。况又超擢本兵。旣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效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

刪削紀功文冊。是朝臣忌功者之所爲。故先生力爲共事者表暴。疏入。竟不見報。媚嫉者之必不可挽若此。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爾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憊然瘡痍。僅未殞絕。聞命慄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沈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

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闕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效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以遠。而意日以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侶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

果然忠義
所激發

劉切其至

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繇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呶呶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遁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託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

數言可爲
用人之法

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旣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糜。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尙得追論其平時耶。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眞耶。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概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

見危授命
千古有幾
人

此皆媚嫉
者之所爲
古今來灰
英雄任事
之心者俱
係此輩

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至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

此是實事
實言

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構。剝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指摘。摻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以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尙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

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略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此是先生大公無我之心。賞功獎能。足爲激勸人心之一大法。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尙書臣王某謹奏。爲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

爲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尙書張子麟奏。爲辯污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彥絰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勅前往福建查處聚衆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甯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尙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正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燬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簡。有刑部尙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甯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反逆之舉。

凡平反側者此法不可不知先
生此舉釋奸黨之疑
懼免善類之株連所
全非小後
適爲忌嫉
者藉口信
任事其難
哉

未必曾與通謀。況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
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儉人。因而黠綴掇拾。異時根究牽引。
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
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燬。後奉刑部題。奉
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辨。
無憑查考。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燬。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歎聖主包含
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
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槩宥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
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尙書張子麟力辨其
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宰之獄。悉繇該院。與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
之跡。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
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布置於外。徃徃亦有詐爲他人書啓。歸以欺濠
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日

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
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
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
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
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爲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齎奏聞。
伏候勅旨。

直而不傷於訐。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五終